平民讀物

介子推

（歷史常識）

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

介子推

山西境內有一座綿山，那山勢又高又陡，一層一層的峰岡，就彷彿是幾十座翡翠屏風砌成的。偏山種着青翠的樹木，有終年常綠的奇松怪柏，有春天開放淺紫色花的老籐樹，有秋天如染胭脂似的鮮紅的楓樹，四季都有特別的美景，山澗裏時時發出很清的流水聲，和很急的瀑布聲，好像有人在樹林裏邊，彈古琴撥琵琶似的。山底下周圍幾十里，是一望沒有邊際的田地，農夫們用茅

草黃泥蓋了許多小房子，無憂無慮的耕種度日。

有一天將近黃昏的時候，太陽正站在綿山的頂上，金黃色的斜陽射在山下的茅屋頂上，一絲一縷的炊烟，從屋頂的烟囱上冒出來，被晚風吹得，一團一片的往上昇，漸漸和來往山間的白雲混合起來。還有到四處去尋找食物的鳥兒，一陣一陣天邊飛回來，農夫們都背着鋤頭，挐着鐮刀，從地裏回家，他們一面走一面唱着歌兒道：

清早出門去，

晴明天氣好，

背着鋤頭，
拿着鐮刀，
割去亂草種青苗，
一年三百六十日，
耕種鋤刨！

他們唱着，不知不覺地，已來到綿山脚根了，忽見山脚下那塊光潤的大青石上，坐着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婆婆，身上穿着靛青色的毛布衣服，却十分乾淨，頭髮都白了，彷彿一個銀絲網罩在頭上，臉色却還光潤，看去

精神很好，在他身旁站着一個四十歲上下的男子，穿着彩褂斯斯文文，兩道劍眉，一雙鳳眼，又淸又秀，好像深山裏一隻仙鶴。他望着那幾個背鋤頭的農夫來到面前，就搶上一步拱了一拱手道：『諸位老哥們想是這裏住家……我們從這裏過路，我母親有點口渴，望求方便賜一杯熱水，怎樣？』農夫們齊聲答道：『使得！使得！我們就去拿來！』他們說着都走了，等了一會兒，果然有一個農夫送了一碗開水來，那個男子捧來送給他的母親喝了。把碗仍交還農夫道了一聲『多謝』，就扶起



他的老母親背在肩上，上了綿山，漸漸的隱在樹林後面——看不見了。

過了一個多月，那天恰是正午的時候，農夫們吃了飯都來在大樹蔭下，摘下斗笠，放下鋤頭，在那裏休息，忽見前面塵土滾滾，來了一大夥騎馬的人，身上穿着袍褂，頭上戴着高冠，十分氣派，使得農夫們個個驚慌，都悄悄的議論——正不知道什麼地方來的貴官，弄得他們手脚都沒有地方安放了。正在這個時候，忽見一騎馬，上面坐着一個像貌魁偉的武官，奔向他們來，農夫都戰

戰戰兢兢的站了起來，那武官勒住馬向農夫問道：『你們知道介子推住在那裏？』農夫們聽了這話，都目瞪口呆的回答不上來。後來那位武官又問道：『在一個多月以前，有一個四十多歲的男子，和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婆婆，到這裏來，你們知道他住在那裏？』農夫們聽了這話，想了一想，似乎懂得他的意思了，就回答道：『是了，前一個多月．確是有這們兩個人，到這裏來過。』他又用手指着南山那塊大青石接着道：『他們曾經坐在那裏歇脚，可是沒有多大工夫，那個男子，就背了那老婆婆，

往綿山裏頭去了，山上的地方很大，山谷又深，正不知他們往那一處去呢？』那位武官聽了這話，瞪着眼，搓了搓手，便一聲不響的打着馬回去了。農夫們遠遠看見一羣人似乎在商量什麼事情似的，過了不大的工夫，那一隊的人馬都奔山裏去，想是去找那個介子推了，農夫們望着他們去遠了，才各自回到地裏去作活。

原來離現在二千多年的列國時代，有一個晉國，那時正是晉獻公在位的時候，晉獻公生了九個兒子，其中有一個名叫重耳的，人最聰明賢德，可是他兄弟九人，人

人都想承繼他父親的王位，因此弟兄之間生了意見，彼此結下私黨互相排擠。這時公子重耳不敢再住在晉國，就帶領他的心腹家臣逃到別國去避難，路上經過許多苦楚。後來到了衛國，衛國的國君，因爲怕麻煩，所以吩咐人把城門關了，不讓公子重耳進來。跟隨公子的人們遇着這樣的事，大家都十分發愁，誰知道又加上一層爲難的事，就是公子重耳的錢財糧食，都被他的管庫的人拐着跑了，只賸了幾個赤手空拳的家臣，跟着他前去。他們自從五更天走到太陽升到中天時，還都沒吃一點東

西，個個都覺得又倦又餓，偏偏所經過的地方都是一片曠野 也沒有一個人家，只得忍着倦餓前去。後來走到一個地方，地名叫作五鹿，他們看見五六個農夫，在麥田畔的土坡子上吃飯呢，他們嗅到那股飯菜香，更感到肚子的空虛，腸肚都嘓嘟嘟的亂叫。公子重耳就派了他的家臣狐偃去向他們討點東西吃，那一夥農夫，就問他道：『你們是從那裏來的？』狐偃答道，『我們是晉國人，從晉國逃難出來，車上坐着的是我們的主人，因爲走路匆忙，偶然缺少糧食，從早晨到現在，我們都水米不

曾沾脣，請你們行個方便，將多餘的飯菜給我們吃些吧。』農夫們搖頭冷笑道：『瞧你們這些人，好頭好臉的，怎麼弄得連飯都沒得吃，倒向我們窮苦的農夫要吃呢？我們都是作粗活的人，非得吃飽了不能作活，那有多餘的給你們吃呢？』狐偃見了這樣子，也沒辦法，只得忍氣吞聲的，又向他們道：『就是沒有多餘的飯菜，也請給我們一個盛飯的器皿吧？』農夫露出輕薄的微笑，從地上撿了一塊黃土，丟給他們道，這塊土很可以作器具，你們拿去吧？』公子重耳的另一個姓魏的家臣，性情十

分暴躁，聽見農夫這樣戲弄他們，禁不住跳起來大罵道：「你們這些鄉下老，竟敢侮辱我們！」說完跑過去把他們的飯碗奪來丟在地下，摔個粉碎，公子重耳也覺得這些農夫太可氣了。狐偃連忙勸道：「公子不可氣惱！這是一個好兆頭！我們要想吃飯，那是極容易的事，要想得國是極難的事，現在這些農夫將土送給我們——土地是國家的基礎，這是公子將來得到晉國的吉兆，我們應當謝謝他們。」公子重耳果然走過來替農夫拜了一拜將士拿去，那些農夫不明白他們的意思，心想這眞是一

羣傻子，竟拿着黃土當寶貝！

公子重耳和他的家臣，離了五鹿又走了五十里路，人人都餓得寔在走不動了，恰好前面有一棵大桑樹，枝葉長得密密層層好像一把遮陽的綠傘，大家都在這樹影下歇了。公子重耳又餓又困，倒在地下，枕着狐偃的腿睡着，其餘的人都勉强爬起來，去採些野菜根，用白水煮了，權且充飢，公子重耳吃了一口寔在嚥不下去，正在這時候，忽見他的家臣介子推端了一碗肉湯送給重耳，重耳如同得了珍寶，滿心歡喜的，接過來吃了，覺得那



滋味異常鮮美，因問介子推道：『這個地方從那裏得來的肉呢？』介子推答道：『這是臣的大腿上的肉，呵！……臣聽得說孝順的子女，有殺了自己的身體，去奉事他們的父母的，忠心的臣子，有殺了他們自己的身體，去奉事他們的君的。因爲犧牲自己，幫助別人，是人類最高尙的德性，現在公子缺乏食料，所以我不敢愛惜自己的身體，把我腿上的肉割下來給公子吃。』公子重耳聽了這話，感激得流下淚來，握着介子推的手說道：我這不幸的人，眞累你們不淺呵！我將來怎樣才能報答你

呢？介子推忙安慰他道：『但願公子早些回到晉國，使晉國的百姓，能享太平的幸福，臣的心就安了，并不敢希望什麼報酬！』

過了不久，公子重耳果然回到晉國，作了晉國的國君了。那一天上朝，看見百官齊來慶祝，强是熱鬧高興，但是想起當年逃亡的痛苦，心裏由不得難過，又想虧得那些家臣個個忠心赤胆，百般扶持，才有今日，現在正當大大的賞賜他們才對，因此下了一道旨意，凡是有功勞的人，都要分別着功勞的大小，賞賜他們，并在朝廷

宴會，衆多臣子聽了這個消息，人人眉飛色舞，高興萬分，預備去領賞。其中只有介子推沒有去，因爲當年公子重耳逃亡在外的時候，那些跟隨他的家臣，平日談話之中，常常自覺功高，應得重賞，介子推見了他們這種樣子，聽了這種話，心裏很覺得不以爲然，心想他們這些人，太不明白什麼是自己的責任了，只知道居功求報，心胸太淺薄了，所以他很看不起他們，等到公子重耳回國以後，他就告病假，回家了。他的家境十分貧寒，但他幷不以爲意，每天買些麻綫，在家裏織草鞋，賣錢奉

養他的老母親。

公子重耳剛剛繼位，事情非常的忙，況且介子推又早告了病假，因此大賞功臣的時候，就把介子推忘了。但是他也怕忙裏有遺忘的，因此下了一道旨意道：『凡有功的人，沒經賞到的，可以自己到朝裏去請賞。』這道旨意就掛在朝門外。

在一天夜裏，介子推侍奉母親吃了晚飯，他就坐在院子裏織草鞋子，忽聽見家門口有人叫門，他放了草鞋，開門一看正是他的街坊，名叫解張的。他便將他讓到堂屋

坐下，并問他的來意。解張說道：『我知道你跟公子重耳十幾年，很受了許多辛苦，并且還割下你腿上的肉，給晉君充飢，你的功勞眞是不小呢！但是這一次大賞功臣，獨獨沒賞到你，我眞替你不平。幸好晉君有旨意准許沒有受賞的功臣去請賞，我今天從街上探得這個好消息，所以特意來報告你的。』子推聽了這話，笑了一笑，沒有回答他。這時子推的老母親正在廚房整理傢伙，聽了這話，就走出來，對子推道：『孩兒！你跟了公子勞苦了十九年，并且還割肉救他的飢困，也就勞苦得很了。

現在既然有這種機會，你爲什麼不去請賞呢？倘若能得些賞賜，早晚有頓現成飯吃，不强似你終日織鞋子嗎？』子推道，『晉獻公有九位公子，惟公子重耳最賢明，那麼他現在得國也是應當的，而那些臣子都不明白這個道理，人人爭功，我覺得這件事情太可恥了。我情愿一輩子織鞋過日，也不願去請賞。』他的老母親聽了這話，又說道：『你就是不去求賞賜，也應當到朝廷見見晉君，使他明白你的心迹呵？』子推道，『孩兒既沒有求國君的，我又去見他作什麼？』他的老母親見他這樣忠誠淸

高，心裏很覺高興，就滿面笑容對子推說道：『你能這樣不貪求虛榮，不自己居功，只知道盡自己應盡的責任，你這種的人格，才是高尙可貴，我有了這樣的兒子，眞比封侯拜相還要榮耀呢！我當然要幫助你完成你的志願，我們母子，一同躲到深山無人的地方去住吧，何必在這裏和這些不明道理的人混呢。』子推聽了母親這一番話，高興極了，他道：『孩最喜歡綿山的風景，那裏山又高，谷又深，樹木又茂密，景緻又好，我們就到那裏去吧！』母子商量妥當，當日收拾了行李就奔綿山去了。

這一天母子二人來到綿山脚下，因爲母親口喝，就在那塊大青石上歇下了，後來遇見了農夫，要來熱水喝了，就背着老母奔綿山深處去了。到了山上，天色已經很晚了，更加着四面高山和樹木遮住太陽，望過去一片蒼黑，好不怕人，於是子推就把母親扶下肩來，在一堆乾草上坐下，休息了些時候，月亮才上來了，照得山上的瀑布潤流，發出銀色的光來，襯着碧綠的山岩樹木，眞是十分幽雅。子推又扶了母親，在一叢松柏樹下，找到一個山谷，那山谷的石頭出出進進，曲曲折折，整像一

閒天然的屋子，他將乾草鋪在洞裏的一塊大青石上，然後扶他母親睡下，他就來到洞外，撿了許多松柏子給他母親吃。那時正是夏天，山上的果子很多，桃子也已經熟了，在那一叢的綠葉裏露出一個個腥紅的桃子，又好看，又清香　子推採了許多放在母親面前，讓母親吃，他自己也飽吃了一頓。由此天天他渴了就喝泉水，餓了就吃松柏實和果子，十分清閒的度日。

子推同着母親離開城市的第三天，他的街坊解張才知道了，但是心裏到底因了子推沒有受賞大抱不平，他就

作了一首歌貼在朝門外，第二天早晨就有近臣將這首歌撕下來，送到晉君那裏去了。晉君看看那上面寫着一首歌，就是說他當日逃亡在外，曾經有一個臣子將自己的肉割下來給他吃，現在他是回國了，作了國君了，個個臣子都已得了賞賜。只有這個割肉的臣子是在野外受苦呢！

晉君看完這首詩，才想起介子推來，心裏自念道『爲什麼把他忘了呢？當日介子推對於自己寔在特別忠誠，現在封賞羣臣獨不賞他，眞太對他不起了！』當時立刻派人去叫介子推。那人回來說：『子推早已走得不知去

向了。』晉君就派人把子推的街坊找來，解張也在其中。晉君對他們問道：『你們知道介子推到什麼地方去了？你們誰能告訴我，就拜他爲官！』當時解張就上前回稟了：『子推前五天，同着他的母親到綿山去了。……今天朝門上貼的那首詩，也不是子推作的，是小人恐怕子推的功勞埋沒了，所以替他作了那首詩。』晉君道：『幸而你寫了那首詩，不然我幾乎忘記介子推的功勞哩！』當時就拜解張爲下大夫的官，幷叫他引路，派人駕車一同到綿山去找子推。綿山的農夫那天所遇見的一夥人，正



是晉國的公子重耳和他的臣子。

當日晉君向農夫打探子推的消息以後，幾次騎馬奔綿山深處去，到了山裏一眼望過去，只見樹木密密層層，白雲團團片片，聽着水聲鳥語，繞着樹林找了幾天，却沒找到子推的住處．大家心裏都十分焦急，公子重耳有些不耐煩了，他坐在岩石上嘆了一口氣道：『子推何至恨我這麽厲害呢……一定躲着不肯見我……但是我聽人說子推非常孝順他的母親，點起火來，燒這山上的樹林子，子推若怕傷了他的母親，大約就再不能躲着不見

我了。』那些從去的臣子，也都個個找得心裏發焦，聽見晉君這麼說齊聲回道：『好極！好極！』於是立刻吩咐軍士在山前山後周圍放起火來，火勢迎着風，十分猛烈，燒了三天三夜才息了。但是子推終久沒有出來，後來大家又徧山一找，找到一個枯柳底下，看見子推和他的老母親互相抱着燒死了。晉君瞧着子推母子骨頭燒得焦黑，不禁一陣心酸，落下淚來，就派人把他們母子埋在綿山。並造了一所廟，賜了幾十畝地，派人四季奉祠他，並對其他的臣子說道：『像子推這樣的人，才眞是

施恩不望報的高尙的人，可是我受了他的好處沒有報答他，反將他母子燒死了，我的良心怎樣過得去呢！』

群臣聽了晉君的話，也都十分難過，大家默默無聲的離開綿山。那些綿山下的農夫，看見燒了三天三夜的火，正不知是怎樣一回事呢，早晨遇見打柴的劉大，才知道，是爲介子推不肯出來受賞，晉君才用這計策逼他出來，那知道到底把他們母子二人都燒死了呢！農夫們都不禁的嘆氣。

後來晉君從那裏走過去的時候，農夫們看見晉君滿面

淚痕，群臣也都無情無緒，他們都不禁放下鋤頭拋了鐮刀望着綿山嘆氣，直到晉國君臣，走得連影子都不見了，他們才慢慢拏起鋤頭鐮刀來工作。

這時綿山上的白雲，依然是一團一片的飛舞着，不過樹木却少了，只見一塊一塊的青石在太陽光裏閃着光，似乎慶賀子推完成了他偉大的志願。

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　初版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　再版

介子推一册　定價大洋二分五厘

著作者　黃廬隱
校訂者　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平民文學部
陳筑山　瞿菊農
熊佛西　熊子瀞
趙水澄　謝剛主
堵述初
出版者　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臨時印刷者　擷華印刷局
發行者　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　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